

熊召政 著

張居正

● 金縷曲

熊召政

张居正
·
金缕曲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居正/熊召政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2

ISBN 7-5354-2679-4

I.张…

II.熊…

III.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473 号

责任编辑:周百义

责任校对:朱久山 梁 风

装帧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1.375 插页:13

版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5 次印刷

字数:1410 千字 印数:30001-35000(套)

盒装定价:96.00 元(4 本·平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五凤楼

上的一甌
盞硕大宫
灯被吹脱
了钩子，
任风撕扯
着轰然坠
下，重重
地摔在朱
衡面前。
朱衡猝不
及防，吓
得惊叫一
声。



「你呀，李太后摇摇头，又瞧了眼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男人，都会不到女人的苦心，天底下做女人的，有谁不想生个孩子。」



赵谦

看看地上的断石残碑，快快地问：「难道宪台大人这次来荆州，就为了拆毁这座牌坊？」

「正是，」周显漠已看出赵谦的不满，心知犯了众侮……



戚繼光

说罢，将
随身带来
的那件破
棉袄双手
举过头顶，
朱翊钧伸
头来看，
惊问：「戚
将军，你
让朕看件
破棉袄是
何用意？」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第三卷。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划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与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

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颛预，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词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城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地表现。小说仍保持了上二卷的艺术风格，情节跌宕起伏，气韵生动，人物性格丰满，呼之欲出。张居正之老成谋国，李太后之温婉严谨，冯保之狡黠圆滑，朱衡之梗直无辜，邵大侠之慷慨赴死，玉娘之知恩图报，均如跃纸上，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目 录

- 第 一 回 李国舅弄玄扮妖道 孙督造报忧启弊端 1
- 第 二 回 说龙袍李太后动怒 送奶子冯公公示敬 18
- 第 三 回 老臣受骗骤临祸事 宅揆召见面授机宜 37
- 第 四 回 白发衔冤昏死内阁 红颜薄命洒泪空楼 54
- 第 五 回 谈笑间柔情真似水 论政时冷面却如霜 71
- 第 六 回 听口戏外廷传劾折 抚瑶琴黠仆献鸩谋 88
- 第 七 回 为淫乐恶太监毙命 辩部疏小皇上问师 106
- 第 八 回 张宅揆接旨进古寺 李太后冷峭斥奴才 124
- 第 九 回 说子粒田慈圣动怒 唱岭儿调玉女伤春 143
- 第 十 回 伤太爷承差闯大祸 讨见识御史得奇闻 161
- 第 十 一 回 赵知府蝎心施毒计 宋师爷巧舌诬冤囚 183
- 第 十 二 回 为济困贱卖龙泉剑 言告状却送戒石铭 201
- 第 十 三 回 抨新政京城传谤画 揭家丑圣母识良臣 219
- 第 十 四 回 送乌骨鸡县令受辱 拆石牌坊知府惊心 235
- 第 十 五 回 应天馆拜访神秘客 铁女寺毒杀贪鄙人 252
- 第 十 六 回 言政言商皇亲思利 说春说帛铁嘴谈玄 273
- 第 十 七 回 锦幄中君臣论国是 花厅内宰辅和情诗 292

- 第十八回 样样淫情引君入瓮 炎炎夏日扫雪烹茶…………… 314
- 第十九回 怨黠仆震怒张首辅 告御状挟愤戚将军…………… 335
- 第二十回 老国丈上吊为避祸 小玉娘哀告救恩公…………… 352
- 第二十一回 扇子厅扶乩问神意 总督府设宴斩狂人…………… 370
- 第二十二回 邀五公齐瞻年节礼 对空房捧读绝情诗…………… 388
- 第二十三回 询抚臣定清田大计 闻父丧感圣眷优渥…………… 403
- 第二十四回 议夺情天官思抗旨 陈利害皇上动威权…………… 418
- 第二十五回 天香楼上书生意气 羊毫笔底词客情怀…………… 434
- 第二十六回 说清田新官三把火 论星变名士一封疏…………… 452
- 第二十七回 气咻咻皇上下严旨 怒冲冲首辅斥词臣…………… 467
- 第二十八回 午门廷杖血飞似雨 微臣忤旨气贯如虹…………… 483

第一回 李国舅弄玄扮妖道 孙督造报忧启衅端

“冯老公公到——”

一声高亢的吆喝，穿过早晨的淡淡白雾，从广袤乡野间的大道上传到白云观门前广场，顿时引起一片骚动。先前这里已黑鸦鸦落了一大片各色轿子，内中坐的都是身着貂袍的朱衣太监。他们早早儿来到这里，为的是迎候他们的主子。听得吆喝，他们都慌忙钻出轿来，伸长脖梗儿朝大路上瞻望。须臾间，只听得一阵匆促的马蹄，早有二十余骑武弁驰进广场。他们都头戴圆帽脚蹬白靴，身穿圆领十二颗纽扣直裰，一看打扮就知是东厂的番役。领头的掌贴刑虽然穿着六品武官命服，但比起地上站着的这些内府貂珰来，身份还是矮了一大截。但他自恃是东厂的官员，有见官大一级的特殊身份，也不把貂珰们放在眼里，只公事公办地拱了拱手，说了一句：“公公们来得早。”然后就吩咐手下：“广场上太乱，你们盯着些个。”

话音刚落，一长列气势森严的仪仗已是进了广场。临近山门，只见瓜斧号旗一刷儿闪开，遮轿的六把大金扇两边一分，亮出一乘八人抬的杏黄围帘大暖轿来。顿时，广场上静得连掉根针的声音都听得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大暖轿。一名眉清目秀的小内侍走近前打起轿帘，大家伙儿先听到一声轻轻的却颇显威严的咳嗽，为数不少的太监禁不住身子一哆嗦——这当儿，万历

朝的赫赫“内相”，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已是躬身出了轿门。

为了今日的出行，冯保在穿戴上似乎用了心思，他并没有穿官服，而是在贴身的水獭皮小袄外，罩了一件上等湖丝制作的丝绵道袍，脚蹬一双羊羔皮的短靴，靴上的圆泡钉全用纯金制作，代替了惯常的黄铜，头上的暖帽用粹白的狐狸皮制成。这身打扮虽无官气却更显得雍容华贵。加之他一张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胖脸，举手投足颐指气使，都不得不让人对他敬畏有加。就在他跨出轿门的这一刹那，众貂珰好像羊见虎鼠见猫一般一起跪下，齐声喊道：

“小的们恭候老公公。”

冯保也不言声，只把手虚抬一下让貂珰们平身，这时，一名站在台阶上的青衣道人朝山门内大喊一声：“奏乐——”，候了多时的道家乐手立马儿弦索高奏响器齐鸣。更有十几名小道士次第点燃手中举着的缠满鞭炮的长篙，噼里啪啦炸了个昏天黑地。震得广场上看热闹的人，个个都捂了耳朵。在肃穆的大内呆久了，冯保不大习惯这种闹哄哄的欢迎场面。鞭炮一响，他就站在原地不挪步，待鞭炮炸完乐声停了，他才随着迎候的道长闻天鹤进了山门。

京城四郊，名胜甚多，不可枚举。单说畿南，旧有三大：乃沧州狮子景州塔，真定府里大菩萨，这是远郊。近郊的第一大名胜，即是西便门外二里许的这座白云观。

白云观，在道教里头素有“仙都”之称，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庭。这座道观始建于唐代，名天长观，用来祀奉道教祖师爷老子。此后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名气并不大。真正名闻遐迩是在著名道人丘处机来此掌院之后。这个丘处机是道教龙门派创始人，被成吉思汗奉为“神仙”。元朝初年，在中国影响极大。他死后，每逢他的生辰正月十九日，京师庶民都会携着香纸爆竹，三牲酒

浆到白云观来致祭。久而久之相沿成习，正月十九也就成了京师人必过的燕九节。届时白云观山门之外，广场四周，各色帐篷帷屋都搭盖起来，迤迤迤迤几里路长。全国各地的全真道人都赶来这里，或祭祀，或斋醮，或炼丹药，或卖符篆，坐地论吉凶休咎、分曹谈出世之业，镇日间磬钵起伏，道曲盈耳。在这股子仙气缭绕之中，更有京城红男绿女纷至沓来，打情骂俏嬉闹玩耍，或艳帜招摇或席地哄饮，日以继夜声势不衰。还有那数以千计的小商小贩，也莫不赶来这里，肩着棍把儿卖糖葫芦的，挑着温火担子卖蒸糕儿的，打酒卖茶，摇糖称卤，应有尽有。至于日用百货，从绸布衣服、几筵篋笥，到盘盂铜锡、骨董字画等琐细之物，无不种类齐全塞满道儿，从早到晚叫卖声不绝于耳。因此，这紧接着元宵节之后的燕九节，又把京城的游冶声采热闹气儿，喧喧闹闹延长了几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这燕九节又添了一项内容，即宫内的太监们每到这一天，也必定轿马塞道赶到白云观来祭奠一番。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哪一位没根的贵档考证出来，说丘处机出家之初的生日这一天，为绝尘心竟然自阉。因此，太监们便把他认作本门“阉帮”的帮主，年年祭奠如仪，一丝儿也不马虎。今年是冯保出掌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年，领銜主祭责无旁贷。较之前几年，今天的场面就显得格外铺排与显耀。

在道人陪侍与百十位贵档的簇拥下，冯保走进了七层四柱气势轩昂的棂星门。枋额上所书“洞天胜景”四字，乃嘉靖皇帝手迹。由此入观，可分三路：中路依次有灵官殿、玉皇殿、老律堂、丘祖殿、三清阁与四御阁五重正殿，还有钟、鼓二楼及丰真殿、儒仙殿。东路主要建筑有南极殿、斗姥阁与藏经楼。西路有吕祖殿、八仙殿、元君殿、元辰殿、祠堂院等。道观后头还有一座偌大花园，名云集园。园内小桥浮绿，游廊迷树，亭阁掩映，山水缠绵，满目皆是仙家情趣，故又有“小蓬莱”之称。整个建

筑占地有数百亩之多，且参差疏密井然有序。今日的白云观内，处处装饰一新。石阶砌玉，檐牙涂金；崔嵬殿阁流碧飞丹，雕墙画壁熠熠生辉。如此蓬莱仙国，尘世瑶池，端的是龙纹虎脉，气象万千。站在棂星门下的冯保，一看这些景致，顿时心情一爽，问站在身边的闻天鹤：

“闻道长，这这儿一尘不染，香客们怎样进来拜神呢？”

闻天鹤恭敬回答：“启禀冯老公公，贫道已得东厂指示，冯老公公在观期间，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冯保微微一笑，说：“道长知会错了，咱是说，这么洁净的道儿，香客们一踩，不就脏了？”

“哦，是这样，”闻天鹤紧张的心情稍有松弛，回道，“观内有十几个小道士随时打扫，不至于污秽到哪里。”

“这样就好，不要糟蹋了仙境。”

说话间，一千人等已是款款走过窝风桥，穿过三重大殿，来到中路第四重大殿丘祖殿的门前。早在几天前，徐爵就知会闻天鹤道长，冯保此次来白云观只祭祀丘祖，余下各殿一律不进。知情人一听便知，当今皇上圣母李太后一心向佛，与道教略不关涉，冯保跟着她，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本在情理之中，但对于白云观来讲，多少有些遗憾。丘祖殿面阔五间，进深七楹，是白云观中最为恢弘的单檐歇山式大殿。为了这次祭祀，众貂珣合伙捐了五千两银子装修白云观，冯保单独捐了两千两银子装修这座丘祖殿。眼下看去，只见回廊藻井，飞檐础柱，莫不髹漆一新。殿中丘祖塑像也重新涂了金粉，愈觉富贵华丽。冯保跨进殿中，顿时道乐大作，众貂珣三拜九叩，一切祭奠如仪。

却说冯保跪在蒲团上还未起身，忽听得门外头传来吵闹之声，两个小内侍将他搀将起来，他眼睛瞄着丘祖，嘴中问道：

“什么人喧哗？”

与冯保一起来的徐爵正准备派人出去查看，却见东厂一黑靴

小校飞快跑来禀报，说是园门外头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道人，非要闯进来不可。

“是个啥样儿人？”冯保问。

“说不上，头上戴着一只铜圈，箍住一头乱发，披着一件青色大氅，手上还举着一面幡竿，上面书了‘替天行道’四字。”

冯保听了皱眉，喝道：“这是何方妖道，且把他拿了，打着问话。”

言犹未了，只听得门外有人嬉笑道：“冯老公公，不用打着问话，贫道已经来了。”

说话间，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已是闪身进门，站在冯保跟前，舞动着那根“替天行道”的幡竿。冯保正想发作，一眼瞥见这人的音容相貌很是熟悉，只是一时仓促记不清是谁，便狐疑地问：

“你是？”

来人呲牙一笑，把粘在脸上的乱发往后拢了拢，揶揄道：“冯老公公，你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冯保定睛一看，顿时大惊失色。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武清侯李伟的独生儿子，当今圣上万历小皇帝的嫡亲母舅李高。他慌忙言道：

“哎呀呀，原来是国舅大人，看老夫这眼神儿，竟是这等的不济，罪过，罪过！”

丘祖殿原不是会客的地方，幸好闻天鹤早在云集园中备下了陈设典雅的斋房。冯保与李高蹙了进去，闻天鹤安排好茶点就退下了。冯保抿了一口滚热的八宝茶，问道：

“国舅爷，你为何要弄出这一身打扮来？”

“过节呀，”李高脱口回答，见冯保一时没有领会，又补充道，“今儿个是燕九节，我这身打扮，您看像不像丘神仙下凡？”

这么一说，冯保才恍然大悟。传说每逢燕九节这一天，丘神

仙就会乔装打扮回到白云观来度化道众，被他瞧中的人，就可以跟着他白日飞升成为仙人。丘神仙的化身，或是贫道、或是乞丐、或是娼女、或是盲叟，总之都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下九流人物。京城中一些威晚大户膏粱子弟，逢着这一天，都会跑到白云观来向这些“贱民”布施，如果碰巧从“贱民”中遇上一个丘神仙的化身，岂不是一本万利的便宜事？不过，最乐于施舍的，还是内廷太监。这些人既认了丘祖为本门帮主，当然就想着如何攀缘接福，一年就这一回，故都出手大方。因此就有一帮泼皮无赖，在这一日故意扮穷骗钱。李高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之所以如此打扮，在冯保看来，纯粹是闲得无聊找乐子，因此应付道：

“难怪你硬闯白云观，番役们不敢拦你，都怕你是下凡的丘神仙，得罪不起啊。”

李高也没听出冯保话中的揶揄，嬉笑答道：“方才在白云观门外，咱这身行头，着实还唬了不少人呢！你看，这是咱收的利市钱。”说罢，解开青色大氅，只见胸前还有一个褡裢，他解下来朝地上一抖，宝钞、铜板和碎银竟滚了一地，他嬉笑说道：“这些功德钱，咱捐给白云观了。”

瞧着李高这副痴不痴呆不呆的现世宝样子，冯保心里头已是十二分的不愉快。李高资性就不是个读书种子，仗着李太后这个姐姐，镇日里呼朋引伴驾鹰逐犬，总是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如今万历皇帝登基，他这位国舅，更成了拳头上跑马粪门里吹火的人物，越发地了不得。冯保虽然不喜欢这种人，但碍着李太后，也不敢得罪他。他不知李高闯进来找他有什么事，只转口问道：

“令尊武清伯大人这一向可好？”

李高耸了耸肩，拣了一块黑脆脆的芝麻糕放进嘴中，一边嚼一边答道：

“好啥，一直心口疼！”

“啊，怎地没听说？”

“冯公公你深居大内，哪儿听说去？”

“没请太医看看？”

“太医都是些烂嘴龟子，哪能看咱爹的病。”李高口无遮拦，说话声音比劈干竹子还响，这会儿打了一个咳嗽，接着说，“咱爹的病，冯老公公你倒能治一半。”

“咱？”冯保不禁一怔，他听出李高话中有话，便警觉问道，“武清伯究竟犯的啥病？”

“心病！”

“哦？”

冯保应了一声，再不接腔。李高见他不再问了，索性自己捅了出来：“冯老公公，你说咱姐晋升太后都两年了，咱爹为何就不能水涨船高，从武清伯升上武清侯呢？”

一听这话题儿，冯保总算明了李高此行的目的。就这件事，前年秋天李太后去昭宁寺进香时，武清伯当面向她提过要求。李太后当时敷衍过去，后来也没有下文。他曾向张居正提过一次，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位首辅也是不置一辞，他就再也不好说什么了。眼下见李高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他知道搪塞不过去，便回道：

“册封的事是朝廷大礼，条条框框甚多，你姐姐李太后是天下第一等孝女，她何尝不想自己的亲爹封上侯爵，但礼法所限，她不好擅越。太后不开口，别人又哪敢胡乱从事。”

李高觉得这话不中听，却也不便发作。他心知肚明，自己虽贵为国舅，但进宫一次也是难上加难。平素间往宫内头传话儿，还得靠这位手眼通天的内相，于是咽了一口气，说道：

“冯老公公，咱跟你直说了吧，如果不是前年的那一场大火，逼得王希烈上吊，咱爹的武清侯，恐怕已经到手了。”

“哦？”一听见“火”字儿，冯保眼皮子直跳，“这王希烈就